

文文山文集



文天祥撰

文
文
山
文
集

文天祥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文文山文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

原序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爲日月。奮之爲雷霆。峙之爲山嶽。流之爲河海。其在人也。發之爲文章。矢之爲節義。一而已矣。夫人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者。惟其能全是氣也。孟子所謂養之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文章節義。皆由此出。此非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其孰能之。宋丞相文信國公文山先生。遭罹末造。出師勤王。崎嶇山海。志圖興復。及祚移身執事。不可爲。從容伏鎗。視死如歸。成仁取義。收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懷懷。垂宇宙閒。至今田夫野老。猶知敬而慕之。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磅礴敷暢。如日月之爲照。而雷霆之爲威。山嶽之爲高。而河海之爲潤。蓋自寶祐四年。大廷對策。滾滾萬言。極陳法天不息之學。理宗親擢第一。識者以爲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爲朝廷賀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丹心血淚。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慟也。正氣一歌。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噫。先生真能全天地剛大之氣者乎。有如是之文章。斯有如是之節義。有如是之節義。斯不媿如是之文章。士幸優游平世。弄翰揮毫。率爲柔情媚態。取悅人目。譬如時花美卉。不轉眼卽隨風飄蕩。無復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爲人。亦必依阿淪沒。苟且取容。遇小利害得失。鮮不喪其所守者。而況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哉。先生之文具在。非孔孟程朱之旨不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異端所不能惑。流俗所不能移。蓋文章與節義相輔而行。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徵先生其誰與歸。讀其書。知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下。

矣。是爲序。昔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冬。後學儀封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燦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閒。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橐。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橐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橐。天祥不呈橐。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常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輿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

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鑿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恨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闕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

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岵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濬十
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關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
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進安
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
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
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
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
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
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
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
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濬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
二樵者以貰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
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
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
寧都大元兵攻之鳳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

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開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澤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縛浚，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澤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夷、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於永豐，淵兵先潰。恆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臬、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一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懿乃潛遁。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

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生人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亡國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養城章。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章。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

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文文山文集目錄

卷之上

對策

御試策一道有題

己未上皇帝書

癸亥上皇帝書

輪對劄子

卷之下

書

上丞相書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與孫子載季弟與從弟從學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賀簽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龍泉縣大霄觀梓潼祠記

鄒文叔垂芳堂記

蕭氏梅亭記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瑞州三賢堂記

建昌軍青雲莊記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衡州上元記

雷州十賢堂記

序

金匱歌序

忠孝提綱序

壬戌童科小錄序

題家保狀序

送彭叔英序

送李秀實序

贈朱斗南序

贈仰顛峯折字序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題跋

跋劉翠微罪言稿

跋王元高詞科擬稿

號祿村後國正添梓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跋周一愚負母圖

跋周汝明自鳴集

跋鄱陽徐應明梯雲帙

題賈端老不忘室

文文山文集 目錄

門聖德從畏心室

題戴行可進學齋

跋彭和甫族譜

跋彭叔英談命錄

說

吳郎中山泉說

徐應明恕齋說

何晞程名說

王通孫名說

陳逢春肖軒說

講義

西澗書院釋榮講義

知瑞
州日

歌

正氣歌

文文山文集卷之上

對策

宋 文天祥撰

御試策一道有題

蓋聞道之太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竊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敘。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汗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雁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

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治。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苻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治政治之候。而方歎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瑀。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